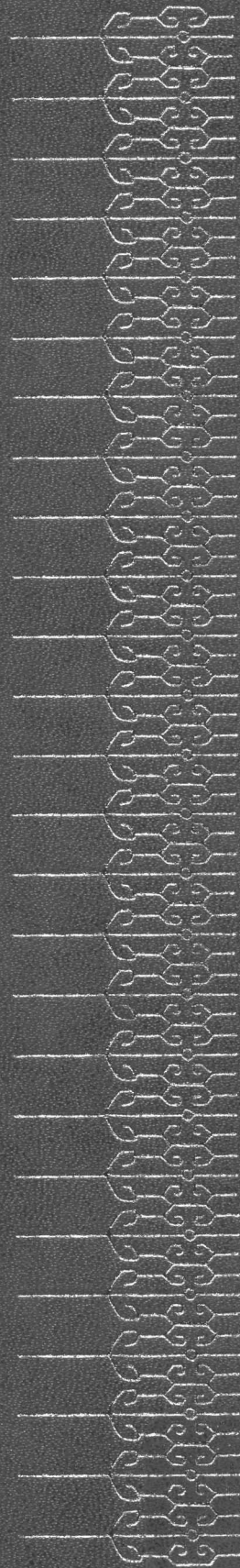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大典



中華大典



程頤部

綜述

《宋史》卷四二七《程頤傳》 程頤字正叔。年十八，上書闕下，欲天子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爲心。遊太學，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，頤因答曰：

學以至聖人之道也。聖人可學而至歟？曰：然。學之道如何？曰：天地儲精，得五行之秀者爲人，其本也真而靜，其未發也，五性具焉，曰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，其中動而七情出焉，曰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。情既熾而益蕩，其性鑿矣。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，正其心，養其性；愚者則不知制之，縱其情而至於邪僻，梏其性而亡之。

然學之道，必先明諸心，知所養，然後力行以求至，所謂「自明而誠」也。誠之道，在乎信道篤，信道篤則行之果，行之果則守之固，仁義忠信不離乎心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出處語默必於是，久而弗失，則居之安，動容周旋中禮，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。

故顏子所事，則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仲尼稱之，則曰：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」又曰：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」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。」此其好之篤，學之得其道也。然聖人則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；顏子則必思而後得，必勉而後中。其與聖人相去一息，所未至者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以其好學之心，假之以年，則不日而化矣。

後人不達，以謂聖本生知，非學可至，而爲學之道遂失。不求諸己，而求諸外，以博聞強記，巧文麗辭爲工，榮華其言，鮮有至於道者。則今之學，與顏子所好異矣。

瑗得其文，大驚異之，即延見，處以學職。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。

治平、元豐間，大臣屢薦，皆不起。哲宗初，司馬光、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：

「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，力學好古，安貧守節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法。年踰五十，不求仕進，真儒者之高蹈，聖世之逸民。望擢以不次，使士類有所矜式。」詔以爲

西京國子監教授，力辭。

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，既入見，擢崇政殿說書。即上疏言：「習與智長，化與心成。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，亦必延名德之士，使與之處，以薰陶成性。況陛下春秋之富，雖睿聖得於天資，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。大率一日之中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寺人宮女之時少，則氣質變化，自然而成。願選名儒入侍勸講，講罷留之分直，以備訪問，或有小失，隨事獻規，歲月積久，必能養成聖德。」頤每進講，色甚莊，繼以諷諫。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，問：「有是乎？」曰：「然，誠恐傷之爾。」頤曰：「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帝王之道也。」

神宗喪未除，冬至，百官表賀，頤言：「節序變遷，時思方切，乞改賀爲慰。」既除喪，有司請開樂置宴，頤又言：「除喪而用吉禮，尚當因事張樂，今特設宴，是喜之也。」皆從之。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，頤詣宰相問安否，且曰：「上不御殿，太后不當獨坐。且人主有疾，大臣可不知乎？」翌日，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。

蘇軾不悅於頤，頤門人賈易、朱光庭不能平，合攻軾。胡宗愈、顧臨詆頤，不宜用，孔文仲極論之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。久之，加直秘閣，再上表辭。董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，去官。紹聖中，削籍竄涪州。李清臣尹洛，即日迫遣之，欲入別叔母亦不許，明日聽以銀百兩，頤不受。徽宗即位，徙峽州，俄復其官，又奪於崇寧。卒年七十五。

頤於書無所不讀，其學本於誠，以《大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爲標指，而達于《六經》。動止語默，一以聖人爲師，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。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，便脫然欲學聖人，故卒得孔、孟不傳之學，以爲諸儒倡。其言之旨，若布帛菽粟然，知德者尤尊崇之。嘗言：「今農夫祁寒暑雨，深耕易耨，播種五穀，吾得而食之；百工技藝，作爲器物，吾得而用之；介冑之士，被堅執銳，以守土宇，吾得而安之。無功澤及人，而浪度歲月，晏然爲天地間一蠹，唯綴緝聖人遺書，庶幾有補爾。」於是著《易》、《春秋傳》以傳於世。《易傳·序》曰：

《易》，變易也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。其爲書也，廣大悉備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通幽明之故，盡事物之情，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。聖人之憂患後世，可謂至矣。去古雖遠，遺經尚存，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，後學誦言而忘味，自秦而下，蓋無傳矣。予生千載之後，悼斯文之湮晦，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，此《傳》所以作也。

「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

以下筮者尚其占」。吉凶消長之理、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，推辭考卦可以知變，象與占在其中矣。「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」，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，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。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，觀會通以行其典禮，則辭無所不備。故善學者，求言必自近，易於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予所傳者辭也，由辭以得意，則在乎人焉。

《春秋傳序》曰：

天之生民，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，治之而爭奪息，導之而生養遂，教之而倫理明，然後人道立，天道成，地道平。二帝而上，聖賢世出，隨時有作，順乎風氣之宜，不先天以開人，各因時而立政。暨乎三王迭興，三重既備，子、丑、寅之建正，忠、質、文之更尚，人道備矣，天運周矣。聖王既不復作，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，亦私意妄為而已。事之繆，秦至以建亥為正；道之悖，漢專以智力持世，豈復知先王之道也。

夫子當周之末，以聖人不復作也，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，於是作《春秋》，為百王不易之大法。所謂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者也。先儒之傳，游、夏不能贊一辭，辭不待贊者也，言不能與於斯爾。斯道也，唯顏子嘗聞之矣。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舞」，此其準的也。後世以史視《春秋》，謂褒善貶惡而已，至於經世之大法，則不知也。

《春秋》大義數十，其義雖大，炳如日星，乃易見也。惟其微辭隱義，時措從宜者，為難知也。或抑或縱，或予或奪，或進或退，或微或顯，而得乎義理之安，文質之中，寬猛之宜，是非之公，乃制事之權衡，揆道之模範也。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，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，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，非上智不能也。故學《春秋》者，必優游涵泳，默識心通，然後能造其微也。後王知《春秋》之義，則雖德非禹、湯，尚可以法三代之治。

自秦而下，其學不傳，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，故作《傳》以明之，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，得其意而法其用，則三代可復也。是《傳》也，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，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。

平生誨人不倦，故學者出其門最多，淵源所漸，皆為名士。涪人祠頤於北巖，世稱為伊川先生。嘉定十三年，賜謚曰正公。淳祐元年，封伊陽伯，從祀孔子廟庭。

門人劉絢、李籲、謝良佐、游酢、張繹、蘇昞皆班班可書，附于左。呂大鈞、大臨見《大防傳》。

《琬琰集刪存》卷三《實錄·程侍講頤傳》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，通直郎程頤卒。頤字正叔，與兄顥初從汝南周敦實學，遂以經術為諸儒倡，四方從之游者甚眾。英宗、神宗朝，大臣屢薦皆不起。哲宗嗣位，宰相司馬光、呂公著、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，曰：「河南府處士程頤，力學好古，安貧守節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義，年逾五十不干仕進，真儒者之高蹈，聖世之逸民。乞賜召擢，裨補風化。」詔授汝州團練推官、西京國子監教授。頤力辭，未幾以宣德郎、秘書省校書郎召赴闕，既對，除崇政殿說書。

首上疏言帝王之學，大略謂：「習與智長，性與化成，今士大夫善教其子弟者，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，使薰陶成性。以陛下春秋之富，雖睿聖得於天稟，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。大率一日之中，接賢士大夫之時，多親寺人、宮女之時，少則自然氣質變化。德器成就，乞精選賢士，入侍勸講，罷則留分直以備訪問。凡左右扶持、嬪嬙、內臣，並選四十、五十以上，厚重小心者，侈麗之物不接於目，淺俗之言不入於耳，歲月積久，必能養成聖德。」又謂：「經筵臣僚侍者皆坐，講者獨立，於禮未安。乞令坐講，見主上重道之心。」頤在經筵以師道自居，每侍講，色莊莊，繼以諷諫。頤聞帝在宮中而避蟻，因講畢請曰：「有是乎？」帝曰：「然。誠恐傷之耳。」頤曰：「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天下之要道也。」帝稱善。神宗未除喪，冬至，百官表賀，頤上疏以謂：「節序變遷，時思方切，恐失居喪之禮，無以風化天下。乞改賀為慰。」故事盛暑罷講，頤奏：「朝廷置勸講之官，輔導人主，豈可闕疎如此。」

又上書太皇太后，言：「今士大夫家子弟，亦不肯使經時累日不親儒士。秋漸涼，乞於內殿後苑清涼處，召見當日講官，陳說道義。伏假既開，依次直日，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，蓋自有方明習之益，最為切至，故周公輔成王，使伯禽與之處。聖人所為，必無不當。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，上默坐而已，今乞令宰臣每月一再赴經筵講說，延英迫挾，講讀內臣三十餘人在其中，四月未甚熱，而講官已流汗，主上體弱，豈得為便。乞止於延和殿講讀。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、聖體康和，時至簾下觀講讀官進說，不為省察主上進業，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，有所奏稟，便得上聞。今講讀官五員，皆兼要職，獨臣不領別官，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，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。夫告人之道，非積誠意不能入也。臣

前後兩得進講，未嘗不宿齋戒，潛思存誠，覬感動於上心，若使其營營於職事，豫紛紛其思慮，待至上前，然後善其辭說，徒以煩舌惑人，不亦淺乎？道衰學廢，世俗何人聞此高識遠見，當蒙監知。」疏奏，給事中顧臨、諫議大夫孔文仲論列，遂罷職，官管勾西京國子監，兩上章乞致仕，不報。父喪，服除，尋以通直郎、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。言者論其向在講筵，議論迂疎，妄自尊大，既罷去，服除加職，而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語。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，尋醫去官。

哲宗初親政，復除直秘閣、判西京國子監，辭不受。紹聖中，黨論興，追官，涪州安置。徽宗即位，放還。崇寧初，復通直郎，權判西京國子監，屏居伊闕山數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學者尊之，稱為「伊川先生」。其門人游酢、謝良佐、呂大臨、楊時皆著名於世，有易傳六卷、文集二十卷，諸經解說未成編者，附於集。子端中、端彥。

王稱《東都事略》卷一一四《程頤傳》

頤字正叔，以經術為諸儒倡，四方從之游者甚衆。哲宗即位，司馬光、呂公著上其行義于朝，授汝州團練推官，西京國子監教授。頤力辭，又以為校書郎。召至京師，除崇政殿說書。頤上疏曰：「帝王之學，大略謂習與智長，化與心成。今士大夫善教其子弟者，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，使薰陶成性。以陛下春秋之富，雖睿聖得於天稟，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。大率一日之中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寺人宮女之時少，則自然德器成就。乞擇賢士入侍勸講，凡左右扶持嬪御內臣，並選四十以上厚重小心者。侈麗之物不接於目，淺俗之言不入於耳，歲月積久，必能養成聖德。」又謂：「經筵，臣僚侍者皆坐，講者獨立，於禮未安。乞令坐講，見主上重道之心。」

頤在經筵，以師道自居，每侍講，色甚莊，繼以諷諫。頤聞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，因講罷，請曰：「有是乎？」哲宗曰：「然。誠恐傷之耳。」頤曰：「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帝王之要道也。」神宗未除喪，冬至，百官表賀。頤上疏以謂：「節序變遷，時思方切，恐失居喪之禮，無以風化天下。乞改賀為慰。」故事，盛暑罷講，至中秋復講。頤奏：「朝廷置勸講之官，輔導人主，豈可闕疎如此？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，獨臣不領他官，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例，是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。」

一日，頤赴講，會哲宗瘡疹，不坐已累日。頤退，詣宰臣問曰：「上不御殿，知否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頤曰：「上疾而宰相不知，可為寒心。」翌日，宰相以頤言奏，遂詔問疾。於是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以為騰口閒亂，遂罷職，監西京國子

監。父喪，服除，尋以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、主管崇福宮。紹聖中，黨論興，頤坐追官，涪州安置。元符末，放還。崇寧初，復判西京國子監，屏居伊闕山，數年卒，年七十五。學者尊之，稱為「伊川先生」。其門人游酢、謝良佐、呂大臨、楊時皆著名于世。有《易傳》六卷、文集二十卷，諸經解說未成編者，附于集。

雜錄

備錄

李幼武《宋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》卷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。二先生幼時，勉之讀書，因書綫帖上曰：「我惜勤讀書兒。」又並書二行，前曰：「殿前及第程延壽，」明道幼時名。次曰：「處士。」後皆驗。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矣。

紹興間，胡安國言：「程公脩身行法，規矩準繩，獨出諸儒之表。雖崇寧間曲加防禁，學者私相傳習。其後門人稍稍進用，傳者浸廣，士大夫爭相淬勵，而其間志利祿者，託其說以自售，分黨相排，衆論洶洶，深誚其徒，而乃上及於伊川，竊以為過矣。夫聖人之道，所以垂訓萬世，無非中庸，非有甚高難行之說，離世異俗之行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。然中庸之義，不明久矣。自頤兄弟始發明之，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。不然，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，中庸所以接物，本末上下析為二途，而其義不明矣。士學宜師孔孟，此亦至論也。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，自頤兄弟始發明之，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。不然，則或以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之書資口耳，取世資以干祿，愈不得其門而入矣。今欲使學者蹈中庸，師孔孟，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，是入室而不由戶也。不亦誤乎？」

朱熹書《易傳》後曰：「《易》更三聖而制作不同。若包犧氏之象，文王之辭，皆依卜筮以為教，而其法則異。至於孔子之贊，則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。是豈其故相反哉？俗之淳漓既異，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，而道則未嘗不同也。然自秦、漢以來，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，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。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，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，則惟伊川之書而已。」

又曰：「《易傳》義理精，字數足，無一毫欠闕。只是於本義不相合。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，程先生只說得一理。」

「伊川晚年文字如《易傳》，直是盛得水住。」

「晚年所見其實，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，今觀《易傳》可見，何嘗有一句不着實！」

「《易傳》言理甚備，象數却欠在。」亦有未安處。如無妄六二，「不耕穫，不菑畲」，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。《易傳》却言：「不耕而穫，不菑而畲，謂不首造其事。」殊非正意。」

「沈元用問和靖：『伊川《易傳》何處是切要？』尹云：『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』此是最切要處。」後舉似李延平，延平曰：「尹說固好。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，方始說得此話。」

「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《易傳》，往往皆無所得。蓋程《傳》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，則其意味無窮，各有用處，誠爲切於日用功夫，但以卦畫經文考之，則不免有可疑者。」

問：「程《易》說得理也太多。」曰：「伊川求之太深。嘗說『三百八十四爻，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』，其說也好。而今似他解時，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。」

「程《易》難看，其用意精密，道理平正，更無抑揚。若能看得有味，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。」

「《易傳》明白無難看，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，若作《易》看，即無意味。唯將來作事看，即句句字字有用處。」

「程先生經解，理皆在解語內。」

「伊川有《詩解》數篇，說《小雅》以後極好。」

「程先生《詩傳》取義太多。詩人平易，恐不如此。」

「今只看《論語》一書，何嘗有懸空說底話？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，更不着聖人意思，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，開示學者，使激昂向上，求聖人用心處，故放得稍高。」

又曰：「二程之學，以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爲標指，而達于《六經》，使人讀書窮理，以誠其意，正其心，脩其身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。其道坦而明，其說簡而通，其行端而實，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，而內之聖賢之域。」

跋《遺書》後曰：「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問答也。讀是書者，誠能主敬以立其本，窮理以進其知，使本立而知益明，知精而本益固，則日用之間，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。」

問：「《遺書》中載明道語，便自然洒落明映。」曰：「自是他見得容易。伊川《易傳》却只管修改，晚年方出其書。若使明道作，自無許多事。」伊川說話，如今看來，中間寧無小小不同？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。如「性即理也」一語，直是自孔子後，惟是伊川說得盡。這一句，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。」並《朱子》

胡安國曰：「程氏之文，於《易》則因理以明象，而知體用之一源；於《春秋》則見諸行事，而知聖人之大用；於諸經《語》、《孟》則發其微指，而知求仁之方、入德之序。程氏之行，其行已接物，則忠誠動於州里；其事親從兄，則孝悌顯於家庭。其辭受取舍，非其道義，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，雖祿之千鍾，不顧也。」

胡宏曰：「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，其功比於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孟子闢楊、墨。」

張栻曰：「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、窮理二事，取其書反覆讀之，則可以見。蓋居敬有力，則其所窮者愈精；窮理浸明，則其所居益有地。二者實互相發也。」

又曰：「二先生書，完全精粹，愈讀愈無窮，不可不詳味也。」又曰：「伊川之言，看得似平易，而研窮，其味無斂。」

朱子曰：「此道更前後聖賢，其說始備。自堯、舜以下，若不生孔子，後人去何處討分曉？孔子後若不生孟子，亦未分曉。後數千載，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。秦、漢以下直是說夢！」

「這個道理，自孔、孟既沒，便無人理會得。只有韓文公曾說來，又只說到正心、誠意，而遺了格物、致知。及至程子，始推廣其說，工夫精密，無復遺慮。然程子既沒，門人說得便差，都說從別處去，與致知、格物都不相干，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。只有五峯說得精，其病猶如此。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，或只聞一時之語，或只聞得一邊，所以其說多差。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，湊起衆說，此段功夫方始渾全。」

「國初人便已崇禮義，尊經術，欲復二帝三代，已自勝如唐人，但說未透在。直至二程，此理方說得透。」

問：「明道可比顏子，伊川可比孟子否？」曰：「明道可比顏子。孟子才高，

恐伊川未到。然伊川收束檢制處，孟子却不能及。」

「明道德性寬大，規模廣濶；伊川氣質剛方，文理密察。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。」

「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，不以爲浼，而伊川所作《行狀》，乃不載其事。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，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，可謂不同矣。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，學者未至而輕議之，恐失所守。伊川所處雖高，然實中人可以跂及，學者只當以此爲法，則庶乎其寡過矣。」

「今之想像大程者，當識其明快中和處；小程者，當識其初年之嚴毅，晚年又濟以寬平處。」

「天姿大段高，則學明道；若不及明道，則且學二程、橫渠。橫渠最親切，二程規模廣大。」

「程先生姿稟高，潔淨，不大段用工夫。橫渠姿稟有夾雜偏駁處，故大段用工夫。」

「明道之言發明極致，通透洒落，善開發人；伊川之言即事明理，質慤精深，尤耐咀嚼。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，久看愈好，所以賢愚皆獲其益；伊川之言乍見未好，久看方好，故非久於翫索者不能識其味。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、尊師道之不同。」

「明道渾然天成，不犯人力；伊川功夫造極，可奪天巧。明道說話超邁，不如伊川說得的確。」

《書伊川帖》曰：「近世學者闕理不精，正坐讀書太草草耳。況《春秋》大義數十，炳若日星，固已見於傳序，而所謂不容遺忘者，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。夫三綱五常，大倫大法，有識以上即能言之，而臨小利害，輒已失其所守，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，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。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，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，非先生之德盛仁熟，左右逢原，能及是耶？」

贊曰：「規員矩方，繩直準平。允矣君子，展也大成。布帛之文，菽粟之味。知德者希，孰識其貴？」並《朱子語》

朱熹《伊洛淵源錄》卷四《遺事》 王霖公澤言：明道、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，宿一僧寺。明道入門而右，從者皆隨之；伊川入門而左，獨行至法堂上相會。伊川自謂：「此是顧不及家兄處。」蓋明道和易，人皆親近；伊川嚴重，人不敢近也。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。見《涪陵記善錄》。

韓持國與二先生善。韓在潁昌，欲屈致之，預戒諸子姪，使治一室，至於脩治窗戶，皆使親爲之。二先生至，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，命諸子侍。行次，有言貌不莊敬者，伊川回視，厲聲叱之曰：「汝輩從長者行，敢笑語如此，韓氏孝謹之風衰矣。」持國遂皆逐去之。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。見祁寬錄尹和靖語。

伊川先生居經筵，建言：「今之經筵，實古保傅之任。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，儻人君出一言，舉一事，食一果實，必使經筵知之。有翦桐之戲，則隨事箴規；違養生之方，則應時諫止。」呂申公曰：「主少，非可爲之時也。」伊川曰：「正可爲也。責不在人主，而人臣當任之耳。」見《庭聞叢錄》。

程子在講筵，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。子聞之，以書謝曰：「公知射乎？有人執弓於此，發而多中，人皆以爲善射矣。一日，使羿立于其旁，道之以穀率之法。不從，羿且怒而去矣，從之，則戾其故習，而失多中之巧。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，則羿得盡其言，而用捨羿不恤也。頤才非羿也，然開羿之道矣，慮其害公之多中也。」見《遺書》。

文潞公尹洛，先生時爲判監。一日府會，先生往赴，到客次，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。先生訝之，問故，對曰：「昨日得太師鈞旨，『明日請程侍講，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。』故先來呈。」富鄭公、司馬溫公居鄉里，尤所尊禮。呂正獻公、范忠宣公過洛，必先來見。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，必滌筆硯，正衣冠，然後寫。其爲當時禮敬如此。見《涪陵記善錄》。

伊川與韓持國善，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。是歲元日，因子弟賀正，乃曰：「頤今年有一債未還，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。」乃往造焉。久留潁昌，韓早晚伴食，體貌加敬。一日，韓密謂其子彬叔曰：「先生遠來，無以爲意。我有黃金藥牒一，重三十兩，似可爲先生壽。然未敢遽言之。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，因從容道吾意。」彬叔侍食如所戒，試啓之。先生曰：「頤與乃翁道義交，故不遠而來，奚以此爲？」詰朝遂歸。持國謂其子曰：「我不敢言，正爲此耳。」再三謝過而別。見祁寬錄尹和靖語。

呂汲公以百縑遺子，子辭之。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，謂子曰：「勿爲已甚，姑受之。」子曰：「公之所以遺頤者，以頤貧也。公位宰相，能進天下之賢，隨才而任之，則天下受其賜也。何獨顧貧也，天下貧者亦衆矣。公帛固多，恐公不能周也。」見《遺書》，下同。

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。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，履問曰：「朝廷處先生，如

何則可？」先生曰：「且如山陵事。苟得專處，雖永安尉可也。」

先生嘗說：「願於《易傳》，今却已成書，但逐旋修改，期以七十，其書可出。韓退之稱『聰明不及於前時，道德日負於初心』，信然。願於《易傳》後來所改無幾，不知如何，故且更期之，以十年之功看如何。《春秋》之書，待劉絢文字到，却用功亦不多也。今人《解詩》，全無意思，此却待出些文字。《中庸》書却已成。今農夫祁寒暑雨，深耕易耨，播種五穀，吾得而食之，今百工技藝，作為器用，吾得而用之，甲冑之士，被堅執銳，以守土宇，吾得而安之，却如此閑過了日月，即是天地間一蠹也。功澤又不及民，別事又做不得，惟有補緝聖人遺書，庶幾有補耳。」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，問《中庸解》，尹子云：「先生自以爲不滿意，焚之矣。」

問：「先生曾定六禮，今已成未？」曰：「舊日作此，已及七分。後來被召入朝，既在朝廷，則當行之朝廷，不當爲私書。既而遭憂，又疾病數年，今始無事，更一二年可成也。」曰：「聞有《五經解》，已成否？」曰：「惟《易》須親撰，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，以願說撰成之。禮之名數，陝西諸公刪定，已送與呂與叔。與叔今死矣，不知其書安在也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，若禮之文，亦非親作不可也。」

先生被謫時，李邦直尹洛，令都監來見。伊川才出見之，便請上轎，先生欲略見叔母，亦不許，莫知朝命云何。是夜，宿於都監廳，明日，差人管押成行。至龍門，邦直遣人贖金百星，先生不受。既歸，門人問：「先生臨行時，諸公贖行皆受，邦直亦是親戚，何爲不受？」先生曰：「與願相知即可受。渠是時已與願不相知，豈可受邪？」見《涪陵記善錄》。

伊川先生言：昔貶涪州，渡漢江，中流，船幾覆。舟中人皆號哭，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。已而及岸，同舟有父老問曰：「當船危時，君獨無怖色，何也？」伊川曰：「心存誠敬爾。」父老曰：「心存誠敬固善，然不若無心。」先生欲與之言，父老徑去不顧。見《邵氏聞見錄》下同。

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。時哲宗幼冲，先生以師道自居。後出判西京國子監，兩加直秘閣，皆辭之。黨禍起，責涪州。先生註《周易》，與門弟子講學，不以爲憂，赦得歸，不以爲喜。

先生自涪陵歸，《易傳》已成，未嘗示人。門弟子請益，有及《易》書者，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，身自發之，以示門弟子。非所請不敢多閱。門弟子請問《易傳》事，雖有一字之疑，先生必再三喻之。蓋其潛心甚久，未嘗容易下一字。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。

先生云：吾四十以前讀誦，五十以前研究其義，六十以前反覆細繹，六十以後著書。著書不得已。見《遺書》下同。先生謂張繹曰：「吾受氣甚薄，三十而浸盛，四十五而後完。今生七十二年，校其筋骨，於盛年無損也。」繹因請曰：「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？」先生默然，曰：「吾以忘生，欲欲爲深耻。」

焞年二十，方登先生之門，被教誨諄諄。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，呈先生，問：「此書可觀否？」先生留半月。一日，請曰：「前日所呈雜說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願在，何必觀此？若不得願心，只是記得他意。」焞自是不敢復讀。見《涪陵記善錄》及尹公跋夏所藏《語錄》後。

南方學者從伊川，既久，有歸者。或問曰：「學者久從學于門，誰是最有得者？」伊川曰：「豈敢便道有得處，且只是指與他个歧徑。令他尋將去不錯了，已是忒太嗽。若夫自得尤難，其人謂之得者，便是已有也。」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。

胡文定公曰：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，因問：「程明道如何？」志完曰：「此人得志，使萬物各得其所。」又問：「伊川如何？」曰：「却不得比明道。」又問：「何以不得比？」曰：「爲有不通處。」又問：「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，必有言行可證，願聞之。」志完色動，徐曰：「有一二事，恐門人或失其傳。」後來在長沙，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，志完却曰：「伊川見處極高。」因問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昔鮮于侁曾問『顏子在陋巷，不改其樂』，不知所樂者何事？伊川却問曰：『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？』侁曰：『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。』伊川曰：『若說有道可樂，便不是顏子。』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。」又曰：「浩昔在潁昌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。浩問：『曾見先生，有何語？』均國曰：『先生語學者曰：『除却神祠廟宇，人始知爲善。古人觀象作服，便是爲善之具。』』見《胡文定公集》。

伊川常服鹽袍，高帽，簷旁半寸，一本云：「帽桶八寸，簷半寸四直。」繫條，曰：「此野人之服也。」深衣紳帶，青緣篆文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。見《外書》。

伊川常愛衣皂，或博褐紬襖，其袖如常人。所戴紗巾，背後望之如鐘形，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。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，大袖方頂何謂。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。

佚名《道山清話》 哲宗御講筵所，手折一柏枝玩。程頤爲講官，奏曰：「方春萬物發生之時，不可非時毀折。」哲宗亟擲于地，終講，有不樂之色。太后聞之，歎曰：「怪鬼壞事！」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，云：「不須得如此。」

莊綽《雞肋編》卷下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，定龍女衣冠，以其封善濟夫人，故依夫人品。程正叔以爲不然，曰：「龍既不當被人衣冠。矧大河之塞，本上天降祐，宗社之靈，朝廷之德，吏士之勞，龍何功之有？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，皆三娘子。一龍邪？五十三龍邪？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，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。」子厚默然。

孫升《孫公談圃》卷上 司馬溫公之薨，當明堂大享，朝臣以致齋不及奠。肆赦畢，蘇子瞻率同輩以往，而程頤固爭，引《論語》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」。子瞻曰：「明堂乃吉禮，不可謂歌則不哭也。」頤又論司馬諸孤不得受弔，子瞻戲曰：「頤可謂煥糟鄙俚叔孫通。」聞者笑之。

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二〇 司馬丞相薨於位，程伊川主喪事，專用古禮。將祀明堂，東坡自使所來弔，伊川止之曰：「公方預吉禮，非「哭則不歌」之義，不可入。」東坡不顧以入，曰：「聞「哭則不歌」，不聞「歌則不哭」也。」伊川不能敵其辯也。

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二二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日，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爲布衣，年尚少，其見亦有時。今爲伊川學者以《文正齋記》中有曰「正叔」云，以爲字伊川者，非也，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。然伊川後用文正薦，勸講禁中，未幾罷去。先是，劉莘老論曰：「紛紛之論，致疑于程頤者，直以謂自古以來，先生處士皆盜虛名，無益于用。若頤者，特以迂闊之學，邀君索價而已。天下節義之士，樂道不出，如頤等輩蓋亦不少，彼無所援于上，故不開爾。」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，曰：「前朝召舉布衣，故事具存，是頤之自欲爲种放，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，不可不察也。聖人自有中道，過之則偏，天下自有常理，背之則亂。伏望審真僞、重名器」云云。孔文仲論曰：「頤在經筵僭橫，造諸權勢，滕口間亂，以償恩讎，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。嘗令其助賈易彈呂陶，及造學制詭謬，童稚嗤鄙」云云。又曰：「頤污下儉巧，素無鄉行，經筵陳說，僭橫忘分，遍謁貴臣，歷造臺諫，宜放還田里，以示典刑」云云。劉器之論曰：「程頤、歐陽棐、畢仲游、楊國寶、孫朴交結執政子弟，搢紳之間號五鬼。」又曰：「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，出于流俗不根之言，何足爲據？臣亦有以折之，方今士大夫無不入權勢之門，何當盡得鬼名？惟其陰邪潛伏，進不以道，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。孔子曰：『吾之于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，其有所試矣。』蓋人之毀譽，必以事驗之。今衆議指目五人，可謂毀矣，然推考其迹，則人言有不誣者，臣請歷陳其說。若程頤則

先以罪去」云云。蘇子瞻奏則曰：「臣素疾程頤之姦，形于言色。因頤教誘孔文仲，令以私意論事，爲文仲所奏，頤遂得罪」云云。又子瞻爲禮部尚書，取伊川所修學制，貶駁譏詆畧盡。如蘇子瞻、劉莘老、孔文仲、劉器之，皆世之君子，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。至斥黨錮，則同在禍中。悲夫！

范公偁《過庭錄》 忠宣守洛。游師雄景叔，忠宣門生也，赴陝漕任，過洛，留數日。啓行，忠宣餞于郊，拉程正叔會，而使妓侑酒，蓋忘正叔之來，旋悔之，無及。景叔以正叔年德高，讓居上坐，正叔亦不辭。酒數行，景叔啓白忠宣曰：「數妓遠出頗勞，某願各酬一杯。」遂執爵遍勸諸妓。正叔不樂，忠宣甚惶怖。勸將畢，正叔厲言曰：「景叔，願公愛陝之百姓亦如此。」景叔執爵，從容操西音，言曰：「覆侍講，只有此一勺裏。」正叔亦爲一嗤，忠宣意遂解。

張端義《貴耳集》卷上 伊川、濂溪，一道德統之宗，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，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，儒者所望。自范文正公論事，始分朋黨，伊川則曰洛黨，如朱光庭、賈易附之，力攻蜀黨，蘇氏父子也。朝廷大患，最怕攻黨。小人立黨，初不是專意宗社計，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，竊取爵祿而已。如君子不立黨，伊川見道之明，未能免焉。淳熙則曰道學，慶元則曰僞黨，深思由來，皆非國家福。

元祐初，司馬公薨，東坡欲主喪，遂爲伊川所先，東坡不滿意。伊川以古禮斂，用錦囊囊其尸，東坡見而指之曰：「欠一件物事，當寫作信物一角，送上閻羅大王。」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。

沈作喆《寓簡》卷一〇 司馬溫公薨時，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。東坡嫉其怪妄，因怒詆曰：「此豈信物！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？」人以東坡爲戲，不知《妖亂志》所載吳堯卿事，已有此語，東坡以比程之陋耳。坡每不假借程氏，誠不堪其迂僻也。

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甲編卷五《涪陵樵夫》 伊川謫涪，渡江，風浪大作，舟中之人皆失色。伊川正襟端坐，神色泰然。既及岸，有樵夫問曰：「公是達後如此，是舍後如此？」伊川登岸，欲與之言，已去不可追矣。余謂惟達故捨，惟捨故達，達是智，捨是勇。夫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使未聞道，必有貪生怖死之心，安能夕死而可哉！可者，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。「朝聞道」是達，「夕死可矣」是捨，達順是平時做工夫，捨則臨時自然如此。

朱熹《晦庵先生朱公文集》卷九八《伊川先生年譜》 先生名頤，字正叔，

明道先生之弟也。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，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。幼有高識，非禮不動。見《語錄》。年十四五，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。見哲宗、徽宗《實錄》。皇祐二年，年十八，上書闕下，勸仁宗以王道爲心，生靈爲念，黜世俗之論，期非常之功，且乞召對，面陳所學。不報。間遊太學，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，嘗以「顏子所好何學論」試諸生，得先生所試，大驚，即延見，處以學職。見《文集》。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，首以師禮事焉，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。見《呂氏童蒙訓》。

舉進士，嘉祐四年廷試報罷，遂不復試。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，輒推與族人。見《涪陵記善錄》。

治平、熙寧間，近臣屢薦，自以爲學不足，不願仕也。見《文集》。又案《呂申公家傳》云：「公判太學，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，敦請爲大學正。先生固辭，公即命駕過之。」又《雜記》：「治平三年九月，公知蔡州，將行，言曰：『伏見南省進士程頤，年三十四，有特立之操，出羣之姿。嘉祐四年，已與殿試，自後絕意進取。往來太學，諸生願得以爲師。臣方領國子監，親往敦請，卒不能屈。臣嘗與之語，洞明經術，通古今治亂之要，實有經世濟物之才，非同拘士曲儒，徒有偏長，使在朝廷，必爲國器，伏望特以不次旌用。』」《明道行狀》云：「神宗嘗使推擇人材，先生所薦數十人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。」

元豐八年，哲宗嗣位。門下侍郎司馬公光、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。見哲宗、徽宗《實錄》。案《溫公集》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：「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，安貧守節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義。年踰五十，不求仕進，真儒者之高蹈，聖世之逸民。伏望特加召命，擢以不次，足以矜式士類，裨益風化。」又案《胡文定公文集》云：「是時，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，學問淵博，材資勁正，有中立不倚之風，識慮明徹，至知幾其神之妙。言行相顧而無擇，仁義在躬而不矜。若用斯人，俾當勸講，必能輔養聖德，啓迪天聰。一正君心，爲天下福。」又謂：「頤究先王之蘊，達當世之務，乃天民之先覺，聖代之真儒。俾之日侍經筵，足以發揚聖訓；兼掌學校，足以丕變斯文。」又論：「祖宗時起陳搏、种放、高風素節，聞於天下。揆頤之賢，搏、放未必能過之；頤之道，則有搏、放所不及者。觀其所學，真得聖人之傳，致思力行，非一日之積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有制禮作樂之具。乞訪問其至言正論，所以平治天下之道。」又謂：「頤以言乎道，則貫徹三才，而無一毫之爲間；以言乎德，則并包衆美，而無一善之或遺；以言乎學，則博通古今，而無一物之不知；以言乎才，則開物成務，而無一理之不總。是以聖人之道，至此而傳。況當天子進學之初，若俾真儒得專經席，豈不盛哉！」十一月丁巳，授汝州團練推官、西京國子監教授，見《實錄》。先生再辭。尋召赴闕。

元祐元年三月，至京師。王巖叟奏云：「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，行全君子之純

粹。早與其兄頤俱以德名顯於時，陛下復起頤而用之。頤趨召以來，待詔闕下，四方俊又莫不翹首鄉風，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，處之者當否，而將議焉，則陛下此舉，繫天下之心。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，擇所以處之之方，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，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，四海潛光隱德之士，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。」

除宣德郎、祕書省校書郎。先生辭曰：「祖宗時布衣被召，自有故事，今臣未得入見，未敢祇命。」王巖叟奏云：「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，仍與校書郎，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，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。然臣區區之誠，尚有以爲陛下言者。願陛下下召見之，試以一言，問爲國之要，陛下至明，遂可自觀其人。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，而潛神積慮之功深，靜而聞天下之義理者多，必有嘉言，以新聖聽。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，然非爲頤也，欲成陛下之美耳。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，則頤當之而無愧，陛下與之而不悔，授受之間，兩得之矣。」於是召對。太皇太后面諭，將以爲崇政殿說書，先生辭不獲，始受西監之命，且上奏論經筵三事。其一，以上富春秋，輔養爲急，宜選賢德，以備講官，因使陪侍宿直，陳說道義，所以涵養氣質，薰陶德性。其二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，不使侈靡之物，淺俗之言接於耳目。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，使伺上在宮中動息，以語講官，其或小有違失，得以隨事規諫。其三，請令講官坐講，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，寅畏祇懼之德。而曰若言可行，敢不就職；如不可用，願聽其辭。劄子三道見《文集》。又案《劉忠肅公文集》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，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，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，其義固已精矣。既而命下，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，見《實錄》。先生再辭，而後受命。

四月，例以暑熱罷講。先生奏言：「輔導少主，不宜疏略如此。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，因得從容納誨，以輔上德。」見《文集》。五月，差同孫覺、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。見《實錄》。先生所定，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，而月使之爭，殊非教養之道，請改試爲課，有所未至，則學官召而教之，更不考定高下；制尊賢堂，以延天下道德之士；鑄解額，以去利誘；省繁文，以專委任；勵行檢，以厚風教；及置待賓吏師齋，立觀光法。如是者亦數十條。見《文集》。《舊實錄》云：「禮部尚書胡宗愈謂：『先帝聚士以學，教人以經，三舍科條固已精密，宜一切仍舊。』因是深詆先生，謂不宜使在朝廷。」六月，上疏太皇太后，言今日至大至急，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，惟是輔養上德。而輔養之道，非徒涉書史、覽古今而已，要使跬步不離正人，乃可以涵養薰陶，成就聖德。今間一日講，解釋數行，爲益既少，又自四月罷講，直至中秋，不接儒臣，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。請俟初秋，即令講官輪日入侍，陳說義理。仍選臣僚家十二歲子弟三人，侍上習

業。且以邇英迫隘暑熱，恐於上體非宜，而請曰：「宰臣史官皆入，使上不得舒泰悅懌。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，然後宰臣史官入侍；餘日講於延和殿，則後楹垂簾，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，不惟省察主上進業，其於后德未必無補。」且使講官欲有所言，易以上達，所繫尤大。又講讀官例兼它職，請亦罷之，使得積誠意，以感上心。皆不報。

八月，差兼判登聞鼓院。先生引前說，且言入談道德，出領訴訟，非用人之體，再辭不受。見《文集》。楊時曰：「事道與祿仕不同。常夷甫以布衣入朝，神宗欲優其祿，令兼數局，如鼓院、染院之類，夷甫一切受之。及伊川先生為講官，朝廷亦欲使兼它職，則固辭。蓋前日所以不仕者，為道也，則今日之仕，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，不然，是苟祿也。然後世道學不明，君子辭受取舍，人鮮知之。故常公之受，人不以為非，而先生之辭，人亦不以為是也。」

二年，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，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，問上進學次第。又奏邇英暑熱，乞就崇政、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。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，有旨脩展邇英閣。先生復上疏，以為脩展邇英，則臣所請遂矣。然祖宗以來，並是殿上坐講，自仁宗始就邇英，而講官立侍，蓋從一時之便耳，非若臨之意也。今臨之意，不過以尊君為說，而不知尊君之道。若以其言為是，則誤主上知見，臣職當輔導，不得不辯。

先生在經筵，每當進上，必宿齋豫戒，潛思存誠，冀以感動上意。見《文集》。而其為說，常於文義之外，反復推明，歸之人士。一日，當講「顏子不改其樂」章，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，將何以為說。及講，既畢，文義，乃復言曰：「陋巷之士，仁義在躬，忘其貧賤；人主崇高，奉養備極，苟不知學，安能不為富貴所移？且顏子，王佐之才也，而簞食瓢飲；季氏，魯國之蠹也，而富於周公。魯君用捨如此，非後世之監乎！」聞者歎服，見胡氏《論語詳說》。而哲宗亦常首肯之。見《文集》。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，先生曰：「不於此盡心竭力，而於何所乎？」上或服藥，即日就醫官問起居。見《語錄》。然入侍之際，容貌極莊。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，或侍立終日不懈，上雖喻以少休，不去也。人或以問先生曰：「君之嚴，視潞公之恭，孰為得失？」先生曰：「潞公四朝大臣，事幼主不得不恭；吾以布衣職輔導，亦不敢不自重也。」見《邵氏聞見錄》。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，必避螻蟻，因請之曰：「有是乎？」上曰：「然，誠恐傷之爾。」先生曰：「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則天下幸甚。」見《語錄》。

一日，講罷未退，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，先生進曰：「方春發生，不可無故摧折。」上不悅。見馬永卿所編《劉諫議語》，且云：「溫公聞之亦不悅。」或云恐無此事。所講書有「容」字，中人以黃覆之，曰：「上落邸嫌名也。」先生講罷，進言曰：「人主之勢，不患不尊，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。此皆近習輩養成之，不可以不戒，請自今舊名嫌名，皆勿復避。」見《語錄》。時神宗之喪未除，而百官以冬至表賀，先生言：「節序變遷，時思方切，請改賀為慰。」及除喪，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，先生又奏請罷宴，曰：「除喪而用吉禮，則因事用樂可矣。今特設宴，是喜之也。」見《文集》。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，問之，曰：「崇慶宮物也。」先生曰：「若上所御，則吾不敢不諫。」

在職累月不言祿，吏亦弗致，既而諸公知之，俾戶部特給焉。又不為妻求邑封，或問之，先生曰：「某起於草萊，三辭不獲，而後受命，今日乃為妻求封乎？」見《語錄》。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，先生曰：「吾平生不啜茶，亦不識畫。」竟不往。見《龜山語錄》。或云恐無此事。文潞公嘗與呂、范諸公入侍經筵，聞先生講說，退相與歎曰：「真侍講也。」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。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，論議褒貶，無所顧避。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，疾之如讎，與其黨類，巧為謗訛。見《龜山語錄》、王公《繫年錄》、《呂申公家傳》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《集序》。又案蘇軾奏狀亦自云：「臣素疾程某之姦，來嘗假以辭色。」又案侍御史呂陶言：「明堂降赦，臣僚稱賀訖，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。是時，程頤言曰：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，豈可賀赦才了，却往吊喪？』坐客有難之曰：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，即不言歌則不哭。今已賀赦了，却往吊喪，於禮無害。』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，眾皆大笑，結怨之端，蓋自此始。」又《語錄》云：「國忌行香，伊川令供素饌。子瞻詰之曰：『正叔不好佛，胡為食素？』先生曰：『禮，居喪不飲酒，不食肉。忌日，喪之餘也。』子瞻令具肉食，曰：『為劉氏者左袒。』於是范淳夫輩食素，秦、黃輩食肉。」又鮮于綽《傳信錄》云：「舊例行香齋筵，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蔬饌，然以蠶糲，遂輪為食會，皆用肉食矣。元祐初，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，議為素食，衆多不從。一日，門人范淳夫當排食，遂具蔬饌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，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，遂立敵矣。是後蔬饌亦不行。」又《語錄》云：「時呂申公為相，凡事有疑，必質于伊川，進退人才。二蘇疑伊川有力，故極訾之。」又曰：「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，蘇右丞沮止，毀及伊川。宰相蘇子容曰：『公未可如此。頤觀過其門者，無不肅也。』」又案劉諫議《盡言集》亦有異論。劉非蘇黨，蓋不相知耳。

一日，赴講，會上瘡疹，不坐已累日。先生退詣宰臣，問：「上不御殿，知否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先生曰：「二聖臨朝，上不御殿，太皇不當獨坐。且人主有

疾，而大臣不知，可乎？」翌日，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，由是大臣亦多不悅。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「汙下儉巧，素無鄉行。經筵陳說，僭橫忘分。遍謁貴臣，歷造臺諫，騰口間亂，以償恩讎。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，請放還田里，以示典刑。」

八月，差管勾西京國子監。見《舊實錄》。又《文仲傳》載呂申公之言，曰：「文仲爲蘇軾所誘脅，論事皆用軾意。」又《呂申公家傳》亦載其與呂大防、劉摯、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，語甚激切。且云：「文仲本以抗直稱，然蠢不曉事，爲浮薄輩所使，以害善良。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，憤鬱嘔血而死。」案《舊錄》固多妄，然此類不爲無據，新《錄》皆刪之，失其實矣。又《范太史家傳》云：「元祐九年，奏曰：『臣伏見元祐之初，陛下召程頤對便殿，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，天下之士，皆謂得人，實爲希闕之美事。而纔及歲餘，即以人言罷之。頤之經術行誼，天下共知。司馬光、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，然後舉之，此二人者，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。頤在經筵，切於皇帝陛下進學，故其講說，語常繁多。草茅之人，一旦入朝，與人相接，不爲關防，未習朝廷事體。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，貪黷請求，奔走交結；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，以意氣役臺諫，其言皆誣罔非實也。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、朱光庭、賈易皆系推伏頤之經行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。陛下慎擇經筵之官，如頤之賢，乃足以輔導聖學。至如臣輩，叨備講職，實非敢望頤也。臣久欲爲頤一言，懷之累年，猶豫不果。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，臣每思之，不無愧也。今臣已乞去職，若復召頤勸講，必有補聖明。臣雖終老在外，無所憾矣。』先生既就職，再上奏乞歸田里，曰：『臣本布衣，因說書得朝官。今以罪罷，則所授官不當得。』三年，又請，皆不報。乃乞致仕至再，又不報。五年正月，丁太中公憂去官。

七年，服除，除直秘閣、判西京國子監。王公《繫年錄》云：「元祐七年三月四日，延和奏事，三省進呈，程頤服除，欲與館職，判檢院，簾中以其不靖，令只與西監，遂除直秘閣、判西京國子監。初，頤在經筵，歸其門者甚盛，而蘇軾在翰林，亦多附之者，遂有洛蜀黨之論。二黨道不同，互相非毀，頤竟爲蜀黨所擠。今又適軾弟軾執政，纔進稟，便云『但恐不肯靖』，簾中入其說，故頤不復得召。先生再辭，極論儒者進退之道，見《文集》。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。五月，改授管勾崇福宮。見《舊錄》。未拜，以疾尋醫。」

元祐九年，哲宗初親政，申秘閣、西監之命，先生再辭不就。見《文集》。紹聖間，以黨論放歸田里。四年十一月，送涪州編管。見《實錄》。門人謝良佐曰：「是行也，良佐知之，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。」先生曰：「族子至愚不足責，故人情厚不敢疑。孟子既知天，焉用尤臧氏？」見《語錄》。

元符二年正月，《易傳》成而序之。三年正月，徽宗即位，移峽州。四月，以

赦復宣德郎，任便居住。制見《曲阜集》。還洛。《記善錄》云：「先生歸自涪州，氣貌容色髭髮皆勝昔。十月，復通直郎，權判西京國子監。先生既受命，即謁告，欲遷延爲尋醫計。既而供職，門人尹焞深疑之。先生曰：『上初即位，首被大恩，不如是，則何以仰承德意？然吾之不能仕，蓋已決矣，受一月之俸焉，然後惟吾所欲爾。』見《文集》、《語錄》。又劉忠肅公《家私記》云：「此除乃李邦直、范彝叟之意。建中靖國二年五月，追所復官，依舊致仕。前此未嘗致仕，而云『依舊致仕』，疑西監供職不久，即嘗致仕也。未詳。」

崇寧二年四月，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，雖嘗明正罪罰，而叙復過優，已追所復官，又云「叙復過優」，亦未詳。今復著書非毀朝政。於是有旨，追毀出身以來文字，其所著書，令監司覺察。《語錄》云：「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誘行惑亂衆聽，而尹焞、張璪爲之羽翼。事下河南府體究，盡逐學徒，復隸黨籍。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，止四方學者曰：『尊所聞，行所知可矣，不必及吾門也。』見《語錄》。五年，復宣義郎致仕。見《實錄》。時《易傳》成書已久，學者莫得傳授，或以爲請。先生曰：『自量精力未衰，尚覲有少進耳。』其後痼疾，始以授尹焞、張璪。尹焞曰：『先生踐履盡《易》，其作《傳》，只是因而寫成，熟讀玩味即可見矣。』又云：『先生平生用意，惟在《易傳》，求先生之學者，觀此足矣。《語錄》之類，出於學者所記，所見有淺深，故所記有工拙，蓋未能無失也。』見《語錄》。大觀二年九月庚午，卒于家，年七十有五。見《實錄》。於疾革，門人進曰：『先生平日所學，正今日要用。』先生力疾微視，曰：『道著用便不是。』其人未出寢門，而先生沒。見《語錄》。一作門人郭忠孝。尹子云：「非也，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，及卒，亦不致奠。」

初，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：「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，吾弟也。若接引後學，隨人材而成就之，則予不得讓焉。」見《語錄》。侯仲良曰：「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，踰月而歸，語人曰：『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。』游定夫、楊中立來見伊川。一日，先生坐而瞑目，二子立侍，不敢去。久之，先生乃顧曰：『二子猶在此乎？』曰暮矣，姑就舍。二子者退，則門外雪深尺餘矣。其嚴厲如此。晚年接學者，乃更平易，蓋其學已到至處，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。明道則已從容，惜其早死，不及用也。使及用於元祐間，則不至有今日事矣。」先生既沒，昔之門人高第多已亡，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。然先生嘗謂張繹曰：「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，異時欲知我者，求之於此文可也。」見《集序》。尹焞曰：「先生之學本於至誠，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，處中有常，疏通簡易，不爲矯異，不爲狷介，寬猛合宜，莊重有體。或說旬旬以吊喪，誦《孝經》以追薦，皆無此事。衣雖絀素，冠襟必整；食雖簡儉，蔬飯必潔。太中年老，左右致養無違。以家事自任，悉力營辦，

細事必親，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。」又曰：「先生於書無所不讀，於事無所不能。」謝良佐曰：「伊川才大，以之處大事，必不動聲色，指顧而集矣。」或曰：「人謂伊川守正則盡，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，何也？」謝子曰：「陝右錢以鐵，舊矣，有議更以銅者。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，謂無利也，遂止。伊川聞之，曰：「此乃國家之大利也。利多費省，私鑄者衆，費多利少，盜鑄者息。民不敢盜鑄，則權歸公上，非國家之大計乎？」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，伊川曰：「價平則鹽易洩，人人得食，無積而不售者，歲入必倍矣。增價則反是。」已而果然。司馬公既相，薦伊川而起之。伊川曰：「將累人矣。使韓、富當國時，吾猶可以有行也。」及溫公大變熙寧，復祖宗之舊，伊川曰：「役法當討論，未可輕改也。」公不然之。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。由是觀之，亦可以見其梗概矣。」

備論

王稱《東都事略》卷一一四《程頤傳》 臣稱曰：《中庸》之書，孔氏之心學也。自孟軻死，不得其傳焉。宋興，洪儒間出，以經術名世者蓋多矣。至二程氏乃始推原正心誠意之旨，以續千古之絕學，其有功於聖人之道者耶。使學者能探賾索隱，以窺其奧，斯盡善矣。而迺不求其本而循其末，言性理則蕩而爲浮虛，慕誠敬則流而爲矯僞，聖人心學之妙，豈有是哉？今之學者欲探程氏之秘而求所謂正心誠意者，當以是而思之。

藝文

程顥、程頤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粹言序》 河南夫子書，變語錄而文之者也。

余得諸子高子，其家傳，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。龜山，河南之門高弟也，必得夫心傳之妙。苟非其人，差毫釐而千里謬矣。余始見之，卷次不分，編類不別，因離爲十篇，篇標以目，欲其統而要，非求效夫《語》、《孟》之書也。昔文中子所得粹矣，《中說》類多格言，迺門弟子所錄。後之病《中說》者，謂其擬《論語》爲僞，是豈文中子意哉？余於是書，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，故輒記其始末。若夫子之道，日月其明，泰山其高，江海其大也，豈後學所能形容？夫子姓程，諱某，字正叔。夫子之兄，諱某，謚明道先生，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間，乾道丙戌，正月十

有八日，南軒張栻序。

程顥、程頤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遺書附錄張繹《祭文》》 嗚呼！利害生於

身，禮義根於心。伊此心喪於利害，而禮義以爲虛也，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，而衆乃以爲迂也。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；立義者以爲不可犯，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。在吾先生，曾何有意？心與道合，泯然無際。無欲可以繫羈兮，自克者知其難也；不立意以爲言兮，知言者識其要也。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；無聲無臭，夫何可親？嗚呼！先生之道，不可得而名也；伊言者反以爲病兮，此心終不得而形也。惟泰山以爲高兮，日月以爲明也；春風以爲和兮，嚴霜以爲清也。

在昔諸儒，各行其志；或得於數，或觀於禮；學者趣之，世濟其美。獨吾先生，淡乎無味；得味之真，死其乃已。

自某之見，七年於茲；含孕化育，以蕃以滋。天地其容我兮，父母其生之；君親其臨我兮，夫子其成之。欲報之心，何日忘之？先生有言，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，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。七分之儀，固不可益；七分之心，猶或可推。而今而後，將築室於伊、雒之濱，望先生之墓，以畢吾此生也。

嗚呼！夫子沒而微言絕，則固不可得而聞也。然天不言而四時行，地不言而百物生。惟與二三子，洗心去智，格物去意，期默契斯道，在先生爲未亡也。嗚呼！二三子之志，不待物而後見；先生之行，不待誅而後微；然而山頽梁壞，何以寄情？淒風一奠，敬祖於庭；百年之恨，併此以傾。

尹子曰：先生之葬，洛人畏入黨，無敢送者，故祭文惟張繹、范域、孟厚及惇四人。乙夜，有素衣白馬至者，視之，邵溥也，乃附名焉。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，是以後。又按：《語錄》云：先生以《易傳》授門人曰：「只說得七分，學者更須自體究。」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。

尹惇《和靖集》卷三《題伊川先生語錄紹興七年四月》 惇登先生之門。後五年，見劉唐詢通直出示朱公掞給事所編先生《雜說》，惇欣然受之，錄呈曰：「此書可觀否？」先生留半月。復請曰：「所留《雜說》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某在，何必看此書。若不得某之心，只是記得他意，豈不有差。」惇後更不敢復讀。兵火之餘，偶至蜀中，見人人成編，蓋所見有淺深，故所記有工拙。細觀之，則失其意者，不暇一言也。惇侍坐，先生誨之曰：「夫子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死而大義乖。」信然。今日道學絕講，親炙者無幾，則迷妄失真，亦固多矣，可不哀哉。如世

傳《史評》之類，皆非先生所著。寓九江，夏庭列惠然見訪，語此道，輒書以誌之。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，門人河南尹焞書。

尹焞《和靖集》卷三《告伊川先生祠文》紹興六年九月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，二十有五日庚寅，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詣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：焞甲寅孟秋始居洛陵，乙卯孟冬誤辱召命，繼下除書，實嗣講事。人微望輕，敢紹前躅，辭不獲命，勉赴行朝。有補於世則未也，不辱師門則有之。今茲啓行，惟先生有以鑑之。謹告。

尹焞《和靖集》卷三《題伊川先生像》 焞至蜀累年，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，最得其真。然則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殆非畫工所能傳也。學生祁寬，好學守道，欲刊諸石，以傳久遠，其志益可佳矣。門人河南尹焞題。

陳長方《唯室集》卷三《程伊川贊》 道如皎日，絲毫不隔。人自迷之，轉南為北。寥寥千載，皦皦百家。精罷力憊，言多道遐。惟吾夫子，神交累聖。一念全德，千差盡正。發古關鍵，推與人同。學焉得此，作聖之功。浩乎無倪，體之甚邇。力扶斯文，仆而復起。我瞻遺像，非沒非存。傳之後裔，愈久彌尊。有功生民，不下神禹。非知道者，將誰告語。

李心傳《道命錄》卷九《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》嘉定十二年 議曰：講道一門，兄弟自爲師友，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。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，斯文之責，又將誰屬？猶幸師道尊嚴，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，則明道爲不亡矣。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，法度森嚴。凡其造詣淵深，發微指極者，無非明天地之正性，行天下之正道，貫通融液，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。竊窺切墻，方且自敬而入，曰「入道莫如敬，不敬則何以致知」，曰「主一之謂敬，不一則二三矣」。至於「涵養則用敬，急迫則非敬」，其著察之深，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。豈用意檢防，在先生猶未能忘邪？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，充養備至，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。由是用其所學，上足以正君心，下足以正人心，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？自王制不存，入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。先生被命經筵，凡所建明，殆不一疏。宮庭至嚴闕也，欲備知皇帝動息，隨事規切。六參起居有時也，欲講官同日晉見，從容納誨。番直以冀數召，輪侍以希陳說，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，不避嫌名，以抑尊君之過，所以熏陶人主之德性者，固不嫌乎詳也。每念先生一遇勸講，則宿齋預戒，期以感動上心。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，頰舌之曉曉哉。以是而正君心，則君心正。當人欲蔽痼之餘，思欲漲末流而返之，必使天下知有《大學》

之書。故其正是心也，治其亂，收其蔽，安其危，儼稍不抑畏，則窘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。夫一悲懼之微，若未過也，則戒其動心忍性。蓋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一警懼於暗室之頃，未爲失也，則斥其燭理不明。蓋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，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。蓋有所好樂憂患，則俱不得其正。夫人而能盡去其累，奚患不盡復其全乎？以是而正人心，則人心正。嘗考《易傳》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，莫非經世之大法，誨人之要說也。然精微嚴密之旨，所以扶世立教者，惟上足以正君心，下足以正人心，關繫爲最切。謹按謚法，庶物從之曰正。粵自春秋、戰國，諸侯放恣，邪說暴行，夷狄禽獸逼人。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，則天下幾何而治？寥寥千載數百載，人極復建，舉天地萬物之理，悉歸於正，視聖賢之功不歉矣。今而曰庶物從之，豈溢美乎？請謚以「正」，其孰曰不宜？痛念先生既死，洛人畏黨，無敢會葬，致詞以祭者僅四人。年邁而往，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。屬者朱文公始著《年譜》，誠可於邑。迺今得謚先生而撰議焉，雖末學膚受，幾於蠡測，抑何幸歟！異時太史采錄，或問之曰：「正之功用何如哉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上足以正君心，下足以正人心。」謹議。

李心傳《道命錄》卷九《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謚議》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議曰：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，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，宜其心同道，行同功，無間乎一氣。今博士謚明道以純，謚伊川以正，曰正與純亦有異乎？此覆議者所當辨也。夫有天資，有學術。學術得於師承之素，天資得於稟賦之初。以學術而充天資，固可以造道之淵微，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，雖聖賢不能以彊同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。明道天資純粹，其接物如春陽之溫，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，故曰純。若夫伊川，天資勁正，法度森嚴，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，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！考之議論，揆之躬行，參之立朝大節，謚之以「正」宜。謹議。

陽枋《字溪集》卷九《涪州北巖秋祀祝文》 竊惟文拘興象，箕繫述疇。繫明返魯，傳成遷洛。大聖真賢，今古同流。《易傳》發揮，義文孔周。浩蕩汪洋，乾坤與侔。淑人無窮，綿祀千秋。

《八瓊室金石補正》卷一一二《伊川先生祠堂記》紹興五年十二月 昔韓文公謫潮陽，其後潮人祠之，俎豆之事，歲時不絕，蓋重其道則尊其人也。伊川先生程公頤，蚤以道鳴，傳孔孟之業於百世之下，毅然特立於一時。在熙寧、元豐間，

隱於伊洛，杜門不求仕。雖退而處窮，確守所學，不徇時以變。元祐初，溫、申、二公立朝，思得一代之真儒，如甘盤之教，傳說之誨，以啓迪聖學，乃從天下之望，交章薦先生于朝。上累詔趨召，辭不獲命，起自布衣，入侍講筵。先生以堯舜事其君，惓惓數納忠言正論，日以警悟天聰。天子禮之，是崇是信。紹聖中指爲元祐黨，乃謫于涪，因寓北巖之梵宇。先生身雖窮而道益通矣，乃以平日自得於《易》者，著爲傳。豫章黃公庭堅榜其堂曰「鉤深」，迨今凡四十年矣。巴峽地連西蜀，文物風化，豈潮陽荒陋之比？然四十年間，寂無追奉先生而祠之者。峽之俗尚鬼而多淫祀，獨於事前賢往往哲之禮闕而不講，官於此者亦未嘗過而問焉，烏

摩異哉！紹興五年，果山李公瞻來守茲土，尊道貴德，以崇名教，勵風俗爲先，因訪先生遺跡。憫古風之淪替，悼後學之茫昧，廼審厥象，以置祠于鉤深堂之上，儉而不侈，質而不華，俾學者瞻仰德容，洋洋乎如在其上。誦其遺書，佩其遺訓，知前言往行，所以扶翼先聖萬世之教者，實在於先生，不猶愈於以有若似聖人而事之乎？工既畢，乃擇季冬日以禮寅奉而安之，庶無愧於潮人之事韓公也。命彥時記其略，以載歲月，其何敢辭。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，榮陽曹彥時記。河汾王冠朝書。右承直郎、涪州軍事判官、雒陽張振孫立石。右宣教郎、奏差知涪陵縣事、主管勸農公事、閩中陳莘篆蓋。

邵雍部

綜述

《宋史》卷四二七《邵雍傳》 邵雍字堯夫。其先范陽人，父古徙衡漳，又徙共城。雍年三十，游河南，葬其親伊水上，遂爲河南人。

雍少時，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樹功名。於書無所不讀，始爲學，即堅苦刻厲，寒不爐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數年。已而歎曰：「昔人尚友於古，而吾獨未及四方。」於是踰河、汾，涉淮、漢，周流齊、魯、宋、鄭之墟，久之，幡然來歸，曰：「道在是矣。」遂不復出。

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，聞雍好學，嘗造其廬，謂曰：「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？」雍對曰：「幸受教。」乃事之才，受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、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。之才之傳，遠有端緒，而雍探賾索隱，妙悟神契，洞徹蘊奧，汪洋浩博，多其所自得者。及其學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以觀夫天地之運化，陰陽之消長，遠而古今世變，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，深造曲暢，庶幾所謂不惑，而非依倣象類，億則屢中者。遂衍必義先天之旨，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，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。

初至洛，蓬蒿環堵，不庇風雨，躬樵爨以事父母，雖平居屢空，而怡然有所甚樂，人莫能窺也。及執親喪，哀毀盡禮。富弼、司馬光、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，雅敬雍，恒相從游，爲市園宅。雍歲時耕稼，僅給衣食。名其居曰「安樂窩」，因自號安樂先生。且則焚香燕坐，晡時酌酒三四甌，微醺即止，常不及醉也，興至輒哦詩自詠。春秋時出遊城中，風雨常不出，出則乘小車，一人挽之，惟意所適。士大夫家識其車音，爭相迎候，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：「吾家先生至也。」不復稱其姓字，或留信宿乃去。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，以候其至，名曰「行窩」。

司馬光兄事雍，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，父子昆弟每相飭曰：「毋爲不善，恐司馬端明、邵先生知。」士之道洛者，有不之公府，必之雍。雍德氣粹然，望之知其賢，然不事表襮，不設防畛，羣居燕笑終日，不爲甚異。與人言，樂道其善而隱其惡。有就問學則答之，未嘗強以語人。人無貴賤少長，一接以誠，故賢者

悅其德，不賢者服其化。一時洛中人才特盛，而忠厚之風聞天下。

熙寧行新法，吏牽迫不可爲，或投劾去。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，皆貽書訪雍，雍曰：「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，新法固嚴，能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賜矣。投劾何益耶？」

嘉祐詔求遺逸，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，授將作監主簿，復舉逸士，補潁州團練推官，皆固辭乃受命，竟稱疾不之官。熙寧十年，卒，年六十七，贈秘書省著作郎。元祐中賜諡康節。

雍高明英邁，迴出千古，而坦夷渾厚，不見圭角，是以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人與交久，益尊信之。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，論議終日，退而歎曰：「堯夫，內聖外王之學也。」

雍知慮絕人，遇事能先知。程顥嘗曰：「其心虛明，自能知之。」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，務高雍所爲，至謂雍有玩世之意；又因雍之前知，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，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。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，皆以雍言先之，雍蓋未必然也。

雍疾病，司馬光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晨夕候之，將終，共議喪葬事外庭，雍皆能聞衆人所言，召子伯溫謂曰：「諸君欲葬我近城地，當從先塋爾。」既葬，顥爲銘墓，稱雍之道純一不雜，就其所至，可謂安且成矣。所著書曰《皇極經世》、《觀物內外篇》、《漁樵問對》，詩曰《伊川擊壤集》。

子伯溫，別有傳。

朱熹《伊洛淵源錄》卷五《行狀略》 先生治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之學，

窮意言象數之蘊，明皇帝王霸之道，著書十餘萬言。研精極思三十年，觀天地之消長，推日月之盈縮，考陰陽之度數，察剛柔之形體。故經之以元，紀之以會，參之以運，終之以世。又斷自唐虞，迄于五代，本諸天道，質以人事，興廢治亂，靡所不載。其辭約，其義廣，其書著，其旨隱。嗚呼！美矣至矣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

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，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，伯長以上，雖有其傳，未之詳也。先生既受其學，又遊河汾之曲，以至淮海之濱，涉於濟汶，達於梁宋。苟有達者，必訪以道，無常師焉。迺退居共城，廬於百原之上，大覃思於《易經》。夜不設寢，日不再食，三年，而學以大成。大名王豫天悅，博達之士，尤長於《易》，聞先生之篤志，愛而欲教之。既與之語三日，得所未聞，始大驚服，卒捨其學而學焉，北面而尊師之，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。

年三十餘，來游于洛，以爲洛邑天下之中，可以觀四方之士，乃定居焉。先生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遇人無貴賤賢不肖，一接以誠。長者事之，少者友之，善者與之，不善者矜之。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。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，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。先生之教人，必隨其才分之高下，不驟語而強益之。或聞其言，若不適其意，先生亦不屑也。故來者多而從者少，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。及接之久，察其所處，無不中於理，叩其所有，愈久而愈新，則皆心悅而誠服。先生未嘗有求於人，或餽之以禮者，亦不苟辭。洛人爲買宅，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。

仁宗嘉祐中，詔舉遺逸，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，授將作監主簿。今上熙寧之初，復求逸士，御史中丞呂公誨、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爲言，補穎川團練推官。皆三辭，不獲，而後從命，然卒稱疾，不之官。先生年六十，始爲隱者之服，曰：「病且老矣，不復能從事矣。」隆寒盛暑，閉門不出，曰：「非退者之宜也。」其於書無所不讀，諸子百家之學，皆究其本原，而釋老技術之說，一無所惑其志。晚尤喜爲詩，平易而造於理，有《擊壤集》二十卷，自爲之序。熙寧十年春得疾，踰百日，氣日耗而神益明矣。七月癸丑，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。

初，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，今從其兆。父以明經教授鄉里，及先生之長，退老於家。先生雖貧，養之終身致其樂。弟睦事先生甚謹，飲食起居，必身臨之，惟恐不得其意，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。不幸早亡。

程顥、程頤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文集》卷四《邵堯夫先生墓誌銘》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，堯夫先生疾終於家。洛之人弔哭者，相屬於途，其尤親且舊者，又聚謀其所以葬。先生之子泣以告曰：「昔先人有言，誌於墓者，必以屬吾伯淳。」噫！先生知我者，以是命我，我何可辭？

謹按：邵本姬姓，系出召公，故世爲燕人。大王父令進，以軍職逮事藝祖，始家衡漳。祖德新，父古，皆隱德不仕。母李氏，其繼楊氏。先生之幼，從父徙共城，晚遷河南，葬其親於伊川，遂爲河南人。先生生於祥符辛亥，至是蓋六十七年矣。雍，先生之名，而堯夫其字也。娶王氏，伯溫、仲良，其二子也。

先生之官，初舉遺逸，試將作監主簿，後又以爲穎州團練推官，辭疾不赴。先生始學於伯原，堅苦刻厲，冬不爐，夏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數年，衛人賢之。先生嘆曰：「昔人尚友於古，而吾未嘗及四方，遽可已乎？」於是走吳適楚，過一

作寓。齊、魯、客梁、晉。久之而歸，曰：「道其在是矣！」蓋始有定居之意。

先生少時，自雄其材，慷慨有大志。既學，力慕高遠，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。及其學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觀於天地之運化，陰陽之消長，以達乎萬物之變，然後頹然其順，浩然其歸。在洛幾三十年，始至蓬蒿環堵，不蔽風雨，躬爨以養其父母，居之裕如。講學於家，未嘗強以語人，而就問者日衆。鄉里化之，遠近尊之，士人之道洛者，有不之公府，而必之先生之廬。

先生德氣粹然，望之可知其賢，然不事表暴，不設防畛，正而不諒，通而不汙，清明坦夷，洞徹中外，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，羣居燕飲，笑語終日，不取甚異於人，顧吾所樂何如耳。病畏寒暑，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，士大夫家聽其車音，倒屣迎致，雖兒童奴隸，皆知歡喜尊奉。其與人言，必依於孝弟忠信，樂道人之善，而未嘗及其惡，故賢者悅其德，不賢者服其化，所以厚風俗、成人材者，先生之功一有焉。多矣。

昔七十子學於仲尼，其傳可見者，惟曾子所以告子思，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。其餘門人，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。爲學，雖同尊聖人，所因而入者，門戶則衆矣。況後此千餘歲，師道不立，學者莫知其從來。獨先生之學有傳也。先生得之於李挺之，挺之得之於穆伯長，推其源流，遠有端緒。今穆、李之言及其行事，概可見矣。而先生淳一不雜，汪洋浩大，乃其所自得者多矣。然而名其學者，豈所謂門戶之衆，各有所因而入者歟？語成德者，昔難其居。若先生之道，就所至而論之，可謂安且成矣。

先生有書六十二卷，命曰《皇極經世》；古律詩二千篇，題曰《擊壤集》。先生之葬，附于先塋，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。銘曰：

嗚呼先生，志豪力雄；闊步長趨，凌高厲空；探幽索隱，曲暢旁通。在古或難，先生從容；有問有觀，以飫以豐。天不慙遺，哲人之凶；鳴皋在南，伊流在東；有寧一宮，先生所終。

王稱《東都事略》卷一一八《邵雍傳》 邵雍字堯夫，衛州人也。刻厲爲學，夜不枕席者數年。有王豫者，以師自居，聞雍學《易》，召而欲教之。雍往見，豫與語三日，蹶然起拜。

雍嘗適吳、楚，過秦、魯，客梁、晉而歸，徙居于洛。士人道洛者，必過其廬。與人言，必依於孝悌、忠信、樂道人之善，不及其惡，故賢不肖無不親之。其學自天地運化、陰陽消長，皆以數推之，逆知其變，世無能曉之者。而雍內以自樂，浩